

中国少数民族文库

瓦 刺 史

WALASHI

白翠琴 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史 筠 主 编

中国少数民族文库

瓦 刺 史

白翠琴 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文库 瓦剌史

白翠琴 著

责任编辑：房海滨

封面设计：王劲涛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787×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6插页 138 000字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册 定价：4.55元

印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ISBN 7-5383-1394-x / K·46

内容提要

15世纪前期，我国西部蒙古族瓦剌崛起漠北，统一蒙古。进而，联结东西蒙古诸卫，巩固两翼，拆除明廷的“西域屏障”和“辽海藩篱”，并挥戈南下，大败明军，俘获英宗，威震中原。长期以来，瓦剌人民驰骋在辽阔的西北原野，内勤耕牧，外御强敌，为开发与捍卫祖国边疆作出重大贡献。

过去，对于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曾演奏过威武雄壮乐章的民族，在双重正统观念（汉族封建正统观念及蒙古成吉思汗系黄金氏族正统观念）的束缚和影响下，很少予以客观系统的论述及公正评价。因而，留给后世的是残缺不全的记载和迷雾重重的历史。本书作者在尽可能掌握各种文字资料（尤其是蒙古族本身史籍记载）及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搜遗辑佚，综汇诸家，钩沉剔微，据实考述，清晰地勾画了瓦剌发展的脉络，对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恢复历史的原来面貌。本书在很多问题上，不乏独到见解。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瓦剌史的专著，填补了国内外学术界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编者的话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库》的编辑和出版，是为了汇集各族学者、专家对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新的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反映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面貌及其对祖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以满足读者能较深入地了解少数民族某些专科性问题的需要。经过文库各书作者和吉林教育出版社的努力，希望它的问世将对揭示各民族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丰富祖国的历史文化宝库，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挥一定的作用。

文库所收内容，包括：研究现在的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著作；研究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著作；各少数民族的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传记；综述国内外对我国少数民族研究情况的著作。

竭诚欢迎对文库提出批评和建议，敬希学术界和各方面人士对编好出好这套文库大力扶持。

史 筠

1986年4月1日

目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瓦剌先民历史溯源.....	(3)
一、斡亦剌分布迁徙	
二、世联戚畹权势显赫	
三、斡亦剌社会状况	
四、斡亦剌与周围诸族的关系	
第二章 崛起漠北统一蒙古.....	(35)
一、元室北迁及汗权衰微	
二、杀汗夺权崛起漠北	
三、脱欢击败政敌统一蒙古	
四、瓦剌诸部的组成及联盟发展	
第三章 挥戈南下威震中原.....	(73)
一、联合东西巩固两翼	
二、通贡明廷及马市贸易	
三、土木之役俘获明英宗	
四、景泰和议及恢复贡市	

第四章	也先称汗祸起萧墙·····	(121)
一、	与脱脱不花联盟破裂兵戎相见	
二、	也先称汗矛盾激化	
三、	内讧蜂起也先被杀	
第五章	瓦剌主力西迁及发展·····	(140)
一、	也先之后卫拉特联盟的变化	
二、	东西蒙古纷争和瓦剌主力西迁	
三、	遣使明廷往来不绝	
四、	瓦剌与西域诸族的联合及斗争	
第六章	社会制度和经济状况·····	(188)
一、	社会组织及统治机构	
二、	封建制度下的阶级关系	
三、	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	
第七章	宗教、习俗及文化艺术·····	(218)
一、	宗教信仰的变化	
二、	富有特色的风俗习惯	
三、	绚丽多彩的文化艺术	
参考著作目录	·····	(245)

引 言

瓦剌，明代汉文史籍对卫拉特蒙古诸部的通称，蒙古语oira(复数为oirad或oyirad)的汉译。蒙元时期译为斡亦剌、斡亦剌惕、外剌、外剌歹、歪剌歹、偎剌，明代译为瓦剌，清代译为卫拉特等。汉语意为“亲近”^①，常引申为近亲者、邻近者。有的学者认为其名来自“oi—yin—arad(森林民)”一词^②，即拉施特哀丁《史集》所说的“林木中百姓”。此外，还有其他的解释，不一一例举。^③

元、明、清以来，随着卫拉特各部势力的消长，先后以辉特、绰罗斯(后分为准噶尔和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等为核心，吸收其他蒙古及突厥语族部落，组成联盟。其联盟由毗邻、亲近部落组成，故称为卫拉

① Ж·铁木仁策仁：《蒙古语汇研究》，1976年，乌兰巴托。

② 多尔济·班札拉夫：《黑教》第84页，1891年，彼得堡。

③ 参阅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卡尔梅克命名考》。

特联盟。由于联盟中处在魁首的部落称额鲁特（厄鲁特，ögeled，高大、壮大），因而，清代文献中常以此作为卫拉特诸部的统称。国外学者则往往沿袭突厥语族的习惯，称之为“卡尔梅克”。关于“卡尔梅克”本身的含意众说纷纭。大多数学者认为是“遗留”之意，引申为遗留下来的人们。16世纪初，额鲁特西迁后，中亚穆斯林文献中，将遗留在故乡的卫拉特部众统称为卡尔梅克人。后来，“卡尔梅克”一词又用以专指18世纪中期渥巴锡率众东返后，仍留居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等部众。而有的学者认为“卡尔梅克”一词出自突厥语，并与伊斯兰教传播有关。14至16世纪，伊斯兰教在中亚、新疆地区传播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卫拉特人大多没有皈依伊斯兰教，故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的民族就称其为“卡尔梅克”，意思是留下的人。^①至17世纪后期，准噶尔贵族统辖天山南北，建立强大政权，称雄西北，清朝又常以“准噶尔”统称卫拉特诸部。

在有明一代200多年中，瓦剌既有千军万马乘风驰骋，大地为之颤动的强盛时期，又经历了四面受敌，陷于困境的艰苦岁月，但瓦剌人民始终顽强不息地拼搏、奋斗着。本书就是要揭示这一历史进程，并触及瓦剌社会生活诸方面，以献给至今尚生息繁衍在新疆、青海、甘肃、内蒙等地的卫拉特蒙古族人民。

^① 巴托尔德：《卡尔梅克人》，《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97页。

第一章

瓦剌先民历史溯源

一、斡亦剌分布迁徙

瓦剌先民之一斡亦剌是“林木中百姓”的著名部落。林木中百姓（槐因亦儿坚hoi—yin irgen）和游牧民一样，其特点是流动性大，活动范围广，经常要在林木中迁徙。当时，东起黑龙江，西至额尔齐斯河，南从色楞格河，北至叶尼塞河上游，森林连成一片，里面住着一些以狩猎为主，兼营渔牧的部落。根据《元朝秘史》、《史集》等记载，蒙古诸部包括一些林木中百姓，为了争夺统治权和草原、林木等游牧和狩猎场所，而互相发生战争，几经辗转迁徙，故经常逾越民族之间的界线。

叶尼塞河上游一带，从汉至唐初，本是突厥语族所分布的地区，随着蒙古语族的西迁，逐渐发生了变化。蒙古部原生活在东北额尔古纳河南岸的密林里，称为“蒙

兀室韦”，是唐王朝所属室韦诸部之一。^① 7 世纪，离开额尔古纳河密林，渡过今呼伦湖西迁至兀儿罕山（今肯特山）游牧，后逐渐转徙到漠北，受突厥和唐朝管辖。此外，呼伦湖一带的塔塔儿等部，也不断向北方草原扩展。8 世纪中叶，今维吾尔先祖铁勒的一支——回纥（后称回鹘），推翻突厥统治，建立回纥汗国，“斥地愈广，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统辖达怛等部落。^② 9 世纪中叶，今柯尔克孜祖先黠戛斯又击败回鹘，建立黠戛斯汗国，“居回鹘旧国，兼以得安西、北庭、达怛等五部落”^③。并迫使回鹘分三支西迁至今新疆、河西走廊和中亚地区。但黠戛斯势力未能控制多久，很快衰落。在这期间，原生活在东部地区的蒙古语族各部落乘机大举向西迁移，填补回鹘、黠戛斯在漠南漠北的故地。这样，他们和叶尼塞河上游及其周围的突厥语族越来越接近。至辽金时期，蒙古诸部已基本上分布在大漠南北，一些蒙古语族的林木中百姓部落也进入了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和原来住在那里的突厥语族部落互相杂处。

蒙古国建立前，在我国北方蒙古草原和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的广大地区，分布着两种不同经济类型的许多大

① 《旧唐书》卷199下《室韦》；《元史译文证补》卷27下《蒙古》。

② 《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上。

③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8。

大小的蒙古和突厥语族部落。一部分称为草原游牧民，其中较大的有游牧在克鲁伦河和鄂嫩河流域的蒙古部；活动在贝加尔湖周围的塔塔儿部；在色楞格河下游的蔑儿乞部；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流域的克烈部；游牧在杭爱山、阿尔泰山的乃蛮部等等。另一部分称为“森林狩猎民”部落，其中有斡亦剌惕、古儿烈兀惕、兀良合惕、秃马惕、巴儿浑、不里牙惕、帖良古惕、兀儿速惕、合卜合纳思、康合思等部落。他们一般住在贝加尔湖周围，或色楞格河至额尔齐斯河之间的大森林中。

斡亦剌也正是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由原先较远的东部迁到色楞格河流域，后向北经过今锡什锡德河流域，再折西进入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大小叶尼塞河、上叶尼塞河及其支流沿岸的。其迁徙原因和路线，在《元朝秘史》、《史集》等书中皆隐约可辨。据《史集·部族篇》所载，斡亦剌惕“人数众多，分为许多分支，各支各有某个名称”，总称为“秃绵（万）斡亦剌”。原住在“薛灵哥河彼岸”，“被称为巴儿忽真——脱窟木地区的极边”。并指出，他们后来在叶尼塞河上游的住地并不是其故乡，而是秃马惕的故地。^① 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高原各部首领为了争夺统治权，掠夺奴隶、牲畜和其他财富，

① 拉施特哀丁：《史集》第1卷第1分册，余大钧译，第193、198、199页。有的学者认为巴儿忽真地区是指西起安格拉河，东到贝加尔湖之东及色楞格河下游、乌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互相征杀，战争频仍。斡亦剌也被卷入这场风暴。金承安元年（1196），蒙古部孛儿只斤氏首领铁木真联合克烈部王罕，征讨蔑儿乞部和塔塔儿部，取得了胜利。后来又征服泰亦赤兀惕。五年（1200），斡亦剌和弘吉剌等十一部聚会于阿雷泉，共同盟誓要与铁木真、王罕为敌，被击败于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附近。泰和元年（1201），斡亦剌部忽都合别乞又与塔塔儿、乃蛮、泰亦赤兀惕和其他许多部落联合起来，聚于阿勒灰不剌阿之地。然后至刊河（今根河），共推札只剌部札木合为“古儿罕”，联军被铁木真、王罕击败于海刺儿河（今海拉尔河）。次年又战于阔亦田地方（亦作“阙亦田”，今哈拉哈河上源）。忽都合别乞为联军前锋，他既是部落首领，又是大祭司，与乃蛮的不亦鲁黑罕有呼风唤雨本领，但施展“觥答”^①法术，风雨反向自己的军队袭来，顿时天地晦暗，阵地泥泞难行，札木合联军溃败而归。泰和四年（1204），斡亦剌与乃蛮等部结盟，复与铁木真战，并败于纳忽山（亦作纳忽昆山，今鄂尔浑河、土拉河西）。为了争夺林木地区，遂率部牧猎于色楞格河支流德勒格尔河（今木伦河）至失思吉思（又作失黑失惕，今华克木河上游锡什锡德河）一带^②，这也为考古资料所证实。1953年，

① 觥答，即乞雨石，详见第七章。

② 《元朝秘史》卷4认为是阔亦田之战后，忽都合别乞率部移向失思吉思，但从当时地理位置分析，系在1204年更合乎情理。

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锡什锡德河南、色楞格河支流德勒格尔河北岸，发现一块石碑——释迦院碑（又名蒙哥汗碑）。碑文用汉、蒙两种文字刻成，是元宪宗七年（1257）夏斡亦剌部驸马八立托为元宪宗蒙哥汗祝寿的祷文。从而说明此地是斡亦剌的南境、夏营地。^①

元太祖元年（1206），铁木真在斡难河的忽里勒台大会上，被推戴为全蒙古的汗，称成吉思汗。并决定继续进军，西征“林木中百姓”各个部落。据《元朝秘史》记载，元太祖二年（即兔儿年，1207），“成吉思汗命拙赤领右手军去征林木中百姓，令不合引路，斡亦剌〔惕〕种的忽都合别乞，比万斡亦剌〔惕〕种先来归附，就引拙赤去征万斡亦剌〔惕〕。入至失黑失惕地面，斡亦剌〔惕、不里牙惕、巴儿浑、兀儿速惕、合卜合纳思、康合思、秃巴思〕诸种都投降了”^②。但据《史集》、《元史·太祖纪》、《圣武亲征录》等所载，斡亦剌部忽都合别乞不战而降，并作向导，是在1208年蒙古军征脱脱和曲出律而去也儿的石（额尔齐斯）河途中。1207年只派按弹、不兀剌二使招降乞儿吉思部，自无忽都合别乞引路之事。

① 培尔勒：《蒙古古城及居民点史略》，《苏联考古学》1957年第3期；胡斯振、白翠琴：《1257年释迦院碑考释》，《蒙古史研究》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元朝秘史》卷10（239节）、巴阿邻部，又作八邻部，蒙古尼伦诸部之一，巴阿里歹后裔。分巴阿邻、蔑年巴阿邻、你出古惕巴阿邻三个部分。蔑年巴阿邻在豁儿赤等率领下，归服铁木真。

《元朝秘史》所述的拙赤远征，是在1218年乞儿吉思“复叛”以后，那时才降服了乌思（兀儿速惕）、撼合纳思（合卜合纳思）等部。元太祖十二年（1217），先已归附的秃马惕，因不满巴阿邻部的豁儿赤万户经成吉思汗准许前去挑选美女之举，起而反抗，将豁儿赤捕捉。成吉思汗派熟悉林木百姓情况的忽都合别乞前往救援，又被扣留。接着四杰之一的博尔忽赶去问罪，竟遭伏击捕杀。于是再遣朵儿边人朵儿伯·朵黑申（或作朵鲁伯、都鲁伯）率军征讨，攻占了秃马惕地区。当时，秃马惕部那颜歹都忽勒已死，正由遗孀孛脱灰·塔儿浑自行管辖。战争胜利后，成吉思汗把她赐给忽都合别乞。显然，忽都合别乞成为秃马惕地区的实际主人，斡亦剌部众也就逐渐向西北迁入秃马惕故地，远至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的八河之口，八河流域从此成为其主要活动地区。这八条河的名称，据《史集》记载是：阔阔一沐涟（河）、温一沐涟、合刺一兀孙（水）、散必一敦、兀黑里一沐涟、阿合儿一沐涟、主儿扯一沐涟、察罕一沐涟。^①八河的今地名，据有的学者初步考证为华克木河、乌鲁克木河、乌斯河、土毕河、厄列格斯河、阿克河、？、克木池克河。^②

① 《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93页。

② 参阅杜荣坤：《厄鲁特族源初探》，《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此外，韩伯诗：《剑水注》，《亚洲学报》1956年第285—286页，曾在贝克木及华克木两河支流中寻求八水。韩儒林《穹庐集》第340页也认为八水是华克木河支流的一部分。

这些河流都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地当萨彦岭和唐努山之间。在这里，叶尼塞河由东向西，再折而由南向北汇成一条大河奔流而去。

由上述可知，13世纪前期，斡亦剌活动范围大致从色楞格河支流德勒格尔木伦河及其以北的锡什锡德河，沿叶尼塞河上游大小叶尼塞河，经乌鲁克木河至克木池克河，包括谦州、益兰州和撼合纳在内的叶尼塞河上游的广大地区。而活动中心在德勒格尔河至锡什锡德河流域一带。境内山脉纵横，河湖交错，森林茂密，资源丰富，有可供牧猎的广阔场所。

二、世联戚畹权势显赫

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和四出征伐的过程中，先与弘吉剌、亦乞烈思部，继而又和汪古、斡亦剌建立联姻关系。同历史上其他统治者一样，这不仅是单纯的通婚，而是一种政治行为。恩格斯早就精辟地指出，对于剥削阶级的诸侯、王公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①。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之所以与斡亦剌贵族世联婚姻，有其军事原因和政治目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4页。

的。

首先，由于斡亦剌贵族忽都合别乞等在成吉思汗统一林木百姓过程中，首先迎降，担任向导，建立了功勋。成吉思汗及其继位者为进一步利用他们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凭倚“藩翰屏垣之寄”^①，使南征西伐无后顾之忧，一方面保留其领地和属民，封为四千户；另一方面，通过联姻，作为结成军事联盟的一种手段。斡亦剌贵族也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

其次，由于斡亦剌地处战略要冲，既是元廷西北屏藩，又是连结各宗王封地的通道。因此，成为元廷与各宗王争取的对象，彼此都企图通过联姻，与斡亦剌结成联盟，以增强自己的实力。随着蒙古的强盛，斡亦剌部逐渐从德勒格尔河、锡什锡德河向叶尼塞河上游发展，其住地东南与拖雷，西南与窝阔台、察合台，西北与术赤宗王封地相连。元代西北，宗王势炽，内战不休，元皇室与西北诸王斗争，旷日持久，直至14世纪初才得以平息。在这种内讧蠹起的情况下，相持的各方都欲拉拢斡亦剌贵族，纷纷与其联姻结盟。总之，成吉思汗系之所以与斡亦剌贵族世代通婚，固然不排斥斡亦剌女子貌美的因素^②，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斡亦剌所处地理位置具

① 《元史》卷109，《诸公主表·序》。

② 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译注·卡尔梅克命名考》；《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本下册第268页也谈到斡亦剌“子女颇俊秀，人多喜之”及“他们或她们长得很美”等等。